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文苑

嶺南大學學生會中文系系會

---

2005

文苑 (重刊號第5期)

第九屆嶺南大學學生會中文系系會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wen\\_yuan](https://commons.ln.edu.hk/wen_yuan)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Creative Writing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第九屆嶺南大學學生會中文系系會 (2005)。《文苑》，重刊號第5期。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wen\\_yuan/3](http://commons.ln.edu.hk/wen_yuan/3)

This Book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嶺南大學學生會中文系系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文苑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BEST BEFORE Show inside the book  
此日期前最佳 標示在內文

PRODUCT OF LINGNAN



# 序



本來希望寫一篇有趣的序言，但我發現原來很難寫的。

從前，我總是喜歡閱讀書刊上的編輯手記或序言，內容大抵關於書本的理念或內容的簡單介紹。今天，我由往日的讀者成為編輯，才明白一篇序言很難落筆，因為理念再多，意義再大，序言亦只不過是一篇文章，它能否有意義，關鍵是讀者的反應。

每一屆中文系系會都會出版一本屬於該屆的文苑，只此一本，所以這既是一篇序言，又是一篇結束語，這篇文章就更加難寫了。但是，我們明白，我們只有一次出版文苑的機會，序言再難寫，文章再難編，我和一眾幹事們也不會退縮，因為這是我們必要的工作，正如創作和溝通亦是每個人必須要有的。

是的，透過寫作，我們可以建立一條表達自己的渠道，從而構成一個交流的過程。事實上，真正的溝通是十分寶貴的，大家不要放棄每一個表達自己的機會，縱使未必有結果，但從當中的歷程，我們和你們會對文字有更深的了解，我們和你們對自身外境有更深的認識，總有些得着。

最後，我要多謝今屆的文苑編輯委員會的成員，Connie、Jasmine 和 Ryan，沒有你們也沒有今期的文苑。

總編輯  
馬世豪

## 目 錄

小說	
一片天 (雪草)	6
幻象 (青兒)	8
只睡一會 (陳志達)	13
幸福拼圖 (草子)	14
隔了海岸的線 (古鈴)	17
借種 (李倩瑩)	20
散文	
上學路 (冰陽)	25
魚的故事 (趙欣)	27
書寫廟街 (范旂)	28
人生的荒謬感 (盧傑雄老師)	30
書說花樹 (陳惠英老師)	32
偉大而平凡的中國女性 (田小琳老師)	34
古典愛情 (楊婧)	37
新詩	
戲 (青兒)	39
瓶中魚 (青兒)	40
文化之旅 (綠宜)	42
眼藥水，滲透還是阻礙？ (布歐)	44
等待 (李歡容)	46
松木散落變調的雨季 (組詩) (袁兆昌)	48
麵包和蕃茄 (小姬)	50
島思 (黃國彬教授)	51
古典詩詞	
憶秦娥 (雲飛)	53
聞趙紫陽先生晚境淒涼有感 (阿古)	53
韓德志古詩專輯	54
訪問	
如何訪問你 (細豪)	57
一次有目的地的旅行 (歪人)	60

## 重刊號：第五期

鳴謝： 中文系辦公室 梁秉鈞教授  
許子濱老師 陳德錦老師  
陳惠英老師 陳智德老師  
王璞老師 陳淑美同學  
陳炳新先生 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  
嶺南大學學生會嶺南人編輯委員會  
第八屆嶺南大學學生會中文系系會

名稱： 文苑  
督印人： 阮偉樑  
總編輯： 馬世豪 鄧趣英  
執行編輯： 潘曉虹 翁偉健  
核對： 何大信 黎耀恆  
李敏婷 葉葆芹  
工作人員： 劉嘉欣 盧普樑  
張世文 袁家驥  
聯絡： 李嘉行 溫燕芳  
美術及排版： 何耀雄  
封面設計： 翁偉健

出版： 第九屆嶺南大學學生會中文系系會  
印刷： 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

## 前言-砌圖

翻閱同學的作品，不同的文字，把我帶進不同的想像世界裡。

我想像那個突然失去男友的診所護士，看着比她年紀小的小蘭推開門出去闖世界的背影，會是怎樣一種心情。

我想像那個依魚，一次又一次街上，遇上疑幻疑真的對象。

我想那個編圍巾的小苗，那個陶碗盛雪的麻衣，那根連起不同的人、不同地方、不同感情的，細細的綫· · · · ·

在寒夜裡想再睡一會的老人，被「借種」的女子，上學的路，神秘的廟街，古典的愛情、微笑的魚· · · · ·

我喜歡〈幸福拼圖〉，很好的想像，鮮明的意象，寫出兩人起伏的感情。文字，也像砌圖，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由中心到邊緣，由邊緣到中心，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句子一個句子，逐步逐步地砌出自己的感情和想像。

中文系系主任

梁秉鈞教授



一  
片  
天

雪草

我喜歡看天。因為工作地方有一幕落地玻璃，我總是能面對一整片天。夏日的天是最美麗的，蔚藍色映襯著一大片白雲，有時白雲又像綿花糖般散開，使人賞心悅目。我常花大半天的時間看雲，腦裡什麼也不用想，心思都隨雲飛到天際。當然，我也有繁忙的時候，當「客人」多了起來，工作就停不了，忙這忙那。但「客人」漸漸散去後，我又會變得沒甚麼事幹。也許你會很奇怪，在香港這個步伐急促的社會裡，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優哉游哉。因為，我是一個診所護士。

不是每所診所也如此優閒，不過因為我們這一家的護士較多，所以工作量便分薄了。這份工作薪水不多，甚至不能養家，可是在辦公室或店舖上班，不是站得要死地笑臉迎人就是打字打得指甲斷掉，我寧願留在這小小的診所偷閒。我很沒志氣，沒想過要出人頭地，結婚可算是我一生志願。我不是戀愛至上，但要得到安穩生活的大前提，不就是先要找個可靠的丈夫嗎？男朋友是一家設計公司的合夥人，相信將能供給給我長久穩定的生活，因此我也不會費心去拚搏了。

唸書的時候，我也希望成為舞台劇演員，甚至高考後也拿了演藝學院的報名表格。沒想到家父突然急病而逝，我迫不得已要放棄學業，投身社會，賺錢養家。後來弟妹逐一完成學業，我也可以放下家中經濟的重擔。可是懶怠慣了的我，既然已找到可付託終生的人才，真不想重新來一次。也許這樣的人生很沉悶，但說實在，我現在沒什麼抱負，只要不遇上驚濤駭浪就可以了，生活可以一直這樣下去的，我不會遺憾。

診所的工作很枯燥，打掃工作有清潔工人代勞，我和另外的護士就只為病人登記、探熱、配藥、協助醫生等。我已經幹了這行業數年，也算是老前輩，把工作「分配」給其他新護士後，就更樂得清閒，可以專注看外面這一片天。小診所的是非不比辦公室簡單，偶爾我也風聞別的護士議論我擺前輩架子，借故偷懶。不過我沒所謂，醫生是不會辭退我的，他的好朋友就是我的男朋友，他才不會動我呢。而且我經驗充足，他當然不會只剩下這群小毛頭來為他工作。而且，將來我嫁人了，就會離開這裡，我才不管她們怎麼想。

小蘭是其中一位年輕護士，中五畢業後就進來了。她長得不美，楞頭楞腦的，我們常取笑她，她也只會笑一下就算了，脾氣很好。我挺喜歡她，她是不會說三道四的，因此我倆常躲在藥房聊天。她告訴我想要修讀領隊課程，我總是勸她別發傻，哪有傻楞楞的領隊呢？而且她長得又不美，我看旅客都喜歡美麗的領隊陪伴旅程吧。我這樣說，一半是嘲笑，一半也是好意。而且，我

也不想她離開診所，她是我在這兒僅有並肩作戰的好友。小蘭不會反駁我，看她抿嘴的模樣，不知道心裡在想什麼呢？

在我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後，男友突然向我提出分手。理由很普通，不外是性格不合，但我知道他是厭了，他不喜歡只對著一個女子。我沒有大吵大鬧，但也失魂落魄了一陣子。幸好診所一成不變的工作不會讓我因失神而犯大錯。我知道自己不是很愛他，可是我的計劃泡湯了，突然失去了目標。在診所看窗外的藍天，越發使我鬱悶。診所旁是往西貢的車站，每逢假日，不少作休閒打扮的弄潮兒都興緻勃勃地經過診所門口。陽光灑在他們身上，發出悅目的光輝。我躲在冷氣間，難道不想和他們一道嗎？可是診所的生活已磨滅我，我只能養在這裡，陽光只能隔著玻璃照進來。

工作依舊，不同的病人，一樣的工作。醫生訂了新藥，病人的X光片送來，我還是看天。沒想到，小蘭要辭職了，她當真要去唸書。我很震驚，她真是不自量力！留在診所不好嗎？腦筋也不用轉，那麼安穩，為什麼要改變？我很生氣，她……憑什麼出去衝？小蘭走的那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她推門出去的剎那，夏天的熱氣迫近，我呆呆看著她的身影消失在玻璃門外。那一天仍然美麗，我可以待在這兒一輩子，我可以另外再找新的男朋友去完成理想，讓生活慢慢吞噬我，讓幻想充滿我。

雨季，總是下着時大時小的雨。

依魚靜坐在微涼的雲石窗臺上，輕倚着粉藍色的牆，身旁的那兩扇窗，由於下雨的緣故而被緊緊的關上。雨點滴滴答答的打在玻璃窗上，像手指撥弄着琴鍵似的，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望向窗外，看着街上的行人，撐着各式各樣的雨傘，像點點水彩不小心的滴在一幅街景畫上，卻顯得有種零亂美。

室內，瀰漫着空調發放出的涼空氣，而在地上的風扇同時開動着，輕輕的向依魚吹拂着，她長長的髮絲，在空氣中飛揚着，卻沒有遮掩着她細小的臉龐，可清楚地看到那明澈的雙眸、高高的鼻子、端巧的嘴。在依魚的耳邊響着陣陣歌聲，是唱片機裡一隻唱片在轉動着，播放着現代的流行曲。她手上玩弄着的一隻他媽歌池小雞，是她的妹妹從日本買回來的小小禮物。在她的腿上，擱着一本童話故事書。

「童話嗎？這世上當真有童話的嗎？那就給我一個小王子吧，一個把我捧在掌中呵護，如玫瑰般珍惜的小王子。」依魚喃喃自語地說。小小的房間裡，雖然有一部黑色的、新款的電腦，擱置在房間的一隅，可是，不知怎麼的，就是開不動。依魚也不知道為何，也許是壞了，也許是欠缺了一點點，就像她一樣，她想。

忽然，她心血來潮的想到街上逛逛，便立刻換上一條藍色的牛仔褲及一件白色的襯衣，穿上那藍色的波鞋，背上深啡色的袋子，帶着一把藍白色的叮噹雨傘便大步地踏出家門了。

雨，依然是毛毛的、密密的下着，街道上因而積蓄了一個個大小不一的水窪。依魚漫無目的地緩緩走着，踏着這些水窪，濺起了星星的水花，沾了點點在牛仔褲腳上。而身邊的人，總是很快的擦身而過，看不清他們的臉龐。

一路上，她邊看着櫥窗裡的商品，邊覺得好像背後有人在某處窺視着她似的，她心裏總是聽到有人輕輕喊着「依魚！依魚！」在呼喚着她。但在櫥窗的玻璃上，卻看不見任何蹤影，而她多次回望，發現不到其他東西。

「也許是錯覺吧！」她心想。

蹣跚……

突然，聲音由遠而至，「依魚！」一隻大大的手掌輕搭在依魚的肩膀上，依魚回頭一望，一個陌生的臉龐出現在她眼前。

「你是誰？」

「你忘記了我嗎？依魚。我可沒有忘記你呢。」陌生的臉上閃過一陣驚訝，但又迅速的回復笑意。

「是嗎？我認識你的嗎？我記不起呢。」依魚邊說着，邊摸着她薄薄的長髮，陣陣奇妙的感覺於心中泛起。她不認為自己是認識眼前這個男孩，可是就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熟識感。

「看來，你是把我忘掉了吧。」依魚看到那失落代替了歡喜，掛在陌生的臉龐上。

依魚心裏想着：「從他的樣子看來，我好像真的是認識他的喔。可是，我是在哪裡認識他的？我可一點也記不起呢。」

男孩看着依魚在想得有點出神，輕輕的叫了她一聲：「依魚！」依魚回過神來，但兩眼仍定定的看着眼前的他。

「你記不起那不要緊吧。下次再見。」男孩轉身便走。

依魚想叫他，可是，她並不曉得他叫甚麼名字。她只是知道，他的笑容很好看，很燦爛，燦爛得有點刺眼。

男孩的身影，飛快的消失在人群當中。

在男孩走後，依魚再也沒心情閒逛，便轉身回家了。在路上，她的腦海裡，充斥着那男孩的笑臉。「到底我是在哪裡認識他的呢？」

回到家裡，「媽媽！媽媽！」依魚喊了幾聲，「看來媽媽還沒有回來。」依魚便走入房裡，在櫃上拿下她的照相本子、畢業冊，查看男孩是否她的同學。但是，任憑她再怎麼仔細找看

也找不到那臉笑容、那抹身影。依魚最終也放棄了她的尋人行動了。她心想，大概他是認錯人吧，認錯了一個跟她同名的人。她的樣子是那麼的普通，認錯了也不是一件奇事。

過了幾天，又是一個下雨天，依魚又興之所至的走到街上逛逛。依魚總是喜歡挑選下雨天才到街上去。她低頭的走着，突然，她看見一個白色的身影，擋着她的去路。她抬頭一看，是一個已被依魚遺忘了的臉孔——前一陣子的那個男孩，站在依魚的面前。

「依魚！又碰見你了，你還認得我嗎？你要往哪裡去？」男孩問道。

依魚一臉驚訝。她沒想過，又會再度碰上了他。

「看來你還是記不起我呢，依魚你還是依舊的沒記性。」他微微的笑着道。

「不要緊吧，我們吃下午茶，說不定你會記得起我是誰的。」他邊拉着依魚邊走邊說道。

走進了一間台式餐廳，侍應問依魚：「二位。」「好的，小姐，請來這一邊。」依魚他們跟着那位侍應小姐來到一張在餐廳角落的卡位坐下，點了兩杯飲品。

在這個時候，依魚才認真的看到面前這個男孩的樣子，他棕色的頭髮下，雙眸明澈，夾在兩排長長的睫毛之中；膚色是白哲的，但又不像外國的白；嘴唇不厚不薄，高高的鼻樑上，架着一副無鏡框的眼鏡。

「依魚，你真的忘記了我嗎？忘了在去年暑假的事了嗎？」男孩邊喝邊問道。

「去年暑假？」依魚一臉疑惑。

「對呀，我們是在網上玩online game時認識的，你還經常和我一起玩着呢。但第一次約出來見面是在去年的暑假。那一天又是跟今天一樣，下着這般斗大的雨，即使是撐着雨傘也沒用，都是全身濕透了呢。」男孩興奮地回憶道。

「是嗎……」依魚沉思着，她想不起去年暑假的事，但是隱約中好像是認識眼前的人兒。「他真的面熟呢，莫非我真的認識他，如他所說？」依魚心裡默默的想着。

「依魚！依魚！你還是依舊的沉默，總是讓人有種捉摸不着的感覺。你真像一朵沉思的玫瑰呢。」男孩微笑的向着依魚說道。

「是嗎？玫瑰？為什麼我會是玫瑰？」依魚問。

「對，是玫瑰，不為什麼。」男孩依舊笑着，「而且，只有我才能明白你。現在的你不是真正的你……」

依魚的臉上一紅，垂下頭來，喝她的荔枝綠茶。

二人頃刻間都沉默起來，男孩雙眼凝望着依魚，像是有很多話說，看得依魚有點不好意思把頭垂得更低。

突然，依魚感到，自她一踏入餐廳的那一刻起，四周的人在有意及無意間投來奇異的目光，那像是看異類的目光。她渾身不爽，有股被受監視的感覺。她很想離開這裡，逃出這個被監察的範圍。

「我們還是離開吧，好嗎？」依魚渴求的問。

「但是我還想跟你談多一點點呢……那……好吧。」男孩語帶失落的說。

當他們步出餐廳同時，一把聲音響起：「依魚？你為什麼在這裡？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待在家中！」

「媽媽！我……我……我跟一個朋友喝茶而已。」依魚對着面前一個年約四十歲的中年婦女說着。

「朋友？哪裡有人？」依魚的媽媽張目回望，亦找不到依魚口中的「朋友」。

依魚回頭一看，「咦？奇怪了，他到哪裡去了呢？我剛才明明是跟他一起喝茶的，而且他明明跟着我背後走出餐廳的……」依魚習慣性的摸着她的長髮。

「快點跟我回家吧，」依魚的媽媽看看手上的錶，「原來已經這麼晚了……差不多時候要吃

藥吧，要是誤了時候可不行了。下次可別又趁我不在家時偷偷的到街上去，知道嗎？」依魚的媽媽牽着依魚的手，往家的方向走着。

「是的，我知道了。」依魚低着頭，邊說着邊撥弄着她的髮端。「到底，他去了哪裡呢？他還沒有告訴我他叫甚麼名字呢。」

夜幕於不知不覺間已悄悄的低垂，一彎明月，緩緩的爬上，斜掛在天邊，地上的水窪早已消失得不着痕跡。她踏上了那條只有幾盞街燈照着的歸途，邊朝着家的方向走着，邊舉頭望望那銀牙的眉月。

邊走依魚邊想着，或許，明天他倆於街上的某一角又會再度遇上，或許他會告訴她一切他所認知中的她，或許她能找回她所失去的，或許。

只  
睡  
一  
會

陳志達

深夜，馬路上一片寂靜，淒叫着的北風代替了汽車來往的引擎聲，冷空氣把大地的一切壓制得不敢輕易動彈，只有樹葉沙沙地和着，為如刀冷風增加了不少聲勢。極零星的汽車麥着膽呼嘯而過，都被北風啃着尾狼追不放。

馬路邊是一條暗淡的小路。一閃而過的車燈打在小路邊的一個更亭上，使人能看見更亭的全貌。淡黃的燈光正從更亭的窗透出來，亭內簡陋得很，只有一桌一椅一爐一收音機，收音機傳來報導天氣的聲音：「冬季季候風持續影響本港，並帶來寒冷天氣，市區清晨氣溫只有九度，新界普遍地區低至兩度……」

晚成此刻正坐在椅上，這是他一天中的第二份工作，只有小學程度的他，深知只有比別人更加動力才能讓家人過得好點。更亭裏並不見得比外面暖得了多少，不知為甚麼冷風就是有辦法鑽進來，他身上穿着的那件破舊大襖似乎也幫不了他多大的忙。為了抵敵寒風，他把剛才在外面拾回來的一堆碎木屑在爐裏點着，希望藉此增加點溫度。然後又坐回椅上，再次把身體屈曲，雙手交叉着藏在脇下，緊蹙着雙腿，全身繃得更緊，並顫動着身體來保持體溫。

近來天氣實在冷得驚人，而因為工作的關係，晚成更要在一天中最冷的時候獨個兒守在最冷的地方。因此在春節前，他本打算買件新的羽絨大襖。但最後他還是把錢省下來買了一套新衣給女兒、一對新鞋給小兒子。回想起女兒穿着新衣，喜孜孜地在鏡前仔細打量了又打量的那股高興勁；小兒子穿着新鞋，歡喜不迭地滿屋子亂跑亂跳的傻樣，晚成嘴角禁不住牽起了幸福的笑意，他覺得，他把錢花在最對的地方了。他不單有一對好兒女，而且有個好妻子。她把一家人照顧得妥妥貼貼，對自己更是關懷備至。出門的時候還叮囑着不要燒木屑取暖，說甚麼會有危險，嘿！婦孺之見。只聽說燒炭的會死人，哪有燒木屑會死人的？

只管一個勁兒地傻想着，不經意已是深夜四點多了，晚成覺得腦袋沉甸甸的，眼皮也很難抬起來。唉，始終老了，熬不得夜。算了，這麼夜，該也不會有人來了吧！再過一兩小時就可以換班了，很快就可以回家見到那對小東西了，就睡一會吧，只睡一會……

晚成甜甜地睡着了，只是，他再也見不到他那對小東西了！

有着灰白色盒子的占士甸拼圖，放在一間不能吸引途人光顧卻又經營過久的拼圖店。他倆在假日走到尚算陌生的商場，尋找合適的擺設佈置新居。他說喜歡放個桃木製的酒櫃在飯廳，她卻討厭大而無當只能放酒的櫃；她說喜歡放個細小的花瓶在茶几上，他卻討厭看中不用的瓶。在他們快因雞毛蒜皮的事而吵架之際，二人發現藏在店內木架底下標價四百元的占士甸拼圖，用水墨畫畫出來的占士甸栩栩如生，風華正茂永遠不老。他倆毫不猶疑就將它買下，拖着手回家去。這是他倆唯一共同感到滿意的東西，雖然對他們來說並不實用。

他倆回家後開始處理這盒五千塊的拼圖。盒子打開不久，二人就發生一次小小的磨擦。他說先要整理拼圖的邊界，才慢慢向中心部份拼去（從邊緣出發）；她卻認為先組合中間的占士甸臉頭手腳，才向外緣伸展（從中心出發）。終於，他們開始吵起來，像哲人一樣說着中心與邊緣，卻毫無學者風範地數落對方生活上的缺點。後來，二人罵得累了，索性一言不發地以自己的方式去拼圖。數小時以後，黑色的拼圖開始圈出占士甸的復活範圍，中間也開始出現早天俊男的輪廓。兩人看見對方和自己的方法成功了，早把數小時前的爭執拋到九霄雲外。於是他倆以飢餓打開話匣子，一同外出用餐。臨行前她告訴他，怎也找不着占士甸的右眼，他倒未有放在心上。

數星期以後，他們的家沒有新房子的空蕩，倒像一個建立多年要以十週年慶典歌頌它的安樂窩。屋內掛放二人喜愛的東西，包括他的酒櫃與她的日本陶花瓶。然而他們每天依舊拼着圖，好像缺了它，這個家就不會完滿。他其實是一個傳統的男人，對新生活沉迷一段日子以後就會沉默地專注到工作上去，她其實是一個後現代的女人，愛戀生活以外還需要完美的工作成果與聽她訴說工作辛苦的人。人的爭執總是因為不同價值觀引起，然而世上沒有相同價值觀的人，因此不吵架的情侶可算是絕種的稀有生物。他最窘困別人在他拉屎時與他說話，可她最愛在他拉屎時一邊洗澡閑談。她最憎男人一邊看電視一邊掏腳趾，可他總是在她看電視時撫她的脖子。他們經常為這些看起來不太嚴重又不太輕微的事情上爭執，並牽扯至最初相戀時因經驗不足而引發的種種不快。幾乎每天也有爭執的他們，只有在拼圖的時候，才能享受片刻的寧靜。那個時候，兩個人的心目標一致，才能感受其他時候所沒有的幸福。占士甸的夾克薄薄的，卻像包藏着測量不了的溫暖。

拼圖總有拼完的時候。現在只差占士甸那隻明亮動人的右眼，與數處色彩斑駁的圖案尚未被填滿。某天晚飯以後，他倆依舊用手撥弄一塊又一塊拼圖，一個念頭兩種想法像一道自動玻璃門在他們之間悄悄合上。他倆也感覺到，拼圖完成以後會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可誰也沒有問將會發生甚麼事。

過了一會，盒內最後的拼圖也找到合適的位置，但占士甸的右眼仍欠缺應有的光芒。他倆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開始動手翻箱倒櫃，在搬動酒櫃期間打破一支八五年的VSOP，移動茶几時跌損花瓶的一角。不過所有東西移動過後，誰也沒有找到要找的東西。兩人累極了。他們坐在地上背靠沙發，中間隔着一個不完整的占士甸，誰也不知道他的右眼是望向對方還是自己。他說，對不起，若果聽你說就不會弄丟一塊拼圖。她說，該說對不起的是我，若不是我堅持這樣拼就不會如此。他們心裡覺得，這個少少缺失是自己造成，因此決心對對方更好。

他們開始有空就陪伴對方。他們每天一起吃早餐，一起下班，一起吃晚飯。他們不再挑剔對方，應該說，所有事情也完美得不可挑剔，只因早在對方挑剔以前，他們已把缺點更正或隱藏。這些幾乎是他倆相遇以前就幻想着的理想生活，二人都感到它實現得過份容易，有點不可思議。不知何時，他拉屎時已沒有人說話，她看電視時已沒有人撫她，生活似乎比拼圖的時候更為寧靜。當初兩人都覺得這種關係與空間是完美的，然而過了數天，他們漸漸感到寧靜得有點不可理喻。

這個晚上，他們又再坐在昏昏沉沉的七十火黃燈下，吃着不知買過多少遍的外賣三菜一湯。二人的口一開一合，把食物和靜默吞下肚。飽嗝如他再也吃不下去，只怕開口說話也會嘔吐。他瞟了瞟眼前的餐桌，桌上餘下比平常更多的菜。突然，她開口說話，說話時像嘔吐一樣，不過她吐出的是一句話，一肚子的鬱悶好似壓縮在這句話：

我想明天離開，好嗎？

他沒有說話，只顧把菜夾在碗裡，晃動的筷子把油膩的菜推進體內。

早上他起床的時候，她已帶着一個行李袋離去。他站在餐桌前，拿起她的字條，上面寫有她的道別語與以後才慢慢分配各自財物等話。昨天他那鬱悶感隨即消失。他跑到廚房煮了一個方便麵，並拿到沒有花瓶的茶几上吃。不一會，他就發現坐在沙發上的屁股感到不太自然，於是把手探進沙發的空隙。想不到，他拿出一塊拼圖，那是占士甸的眼睛。占士甸的眼睛沒有瞧着任何方向，只顧看着早已死去的未來。他發現地上那塊不完整的拼圖，已隨她離去，房子好像因為這變

動而寬廣。他握緊拼圖，美麗的眼睛終不見光，他為保留一點輕逸而感到慶幸。

她在衣櫃拿出兩三套天天穿着又毫不起眼的上班服，拿走一兩支每天在鏡前使用的眉筆和唇膏，稍為收拾就搬到朋友家去。她留下一張字條，寫上一些要交代的話，就向大門走去。她突然想起，地上有一幅不完整的拼圖。拼圖雖然缺了一塊，總好過拼好以後就掛在牆上，供探訪的親友欣賞，讓它與揮之不盡的塵粒為伍，她想。她蹲到地上，把拼圖一股腦兒扔進盒中。眾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被她拆得粉碎。爾後，她把盒封好，似乎還有尋找占士甸右眼的意圖，不過她想了想，還是抽身離去，並決定找一個對她不太好的男人。

# 隔了 海岸的 線

古鈴

小苗倚着窗為阿青編圍巾。毛線漸漸串成一條毛圍巾，很重，似一條繩，又像個沒了斷的故事。窗邊開著暖爐，放出熱風，玻璃窗抵着外冷內熱的溫度，冒汗似的蒙上一片霧。水氣凝結成水點，悄然滾落。那是寒冬和暖房的反差。她沒想過，數個月後，這條圍巾並不屬於她的情人。

麻衣是小苗的室友，是主修陶藝的美術大學生。她的衣領常沾上油畫顏料的汽油味，或灰黃的乾泥。麻衣的案頭除放有各式古怪的陶製品外，還有一幀發黃的照片，相中的小女孩眯着眼，裂齒而笑，牽着男人的手，想是麻衣與父親的合照。麻衣的眼睛細長，一副標準日本娃娃臉蛋，而且少話，因此小苗跟麻衣共室九個月，亦不太清楚她。

小苗跟麻衣同為美術大學的學生，然而，小苗沒興趣知道設計圖的作法，或是石雕的工序，她只喜歡在圖書館給阿青寫信，回家就等他回信。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小苗的生活亂馬逐影而行一樣被阿青扯着，沒完沒了。小苗日以繼夜為他編一條毛圍巾。九個月，香港發生甚麼事都跟小苗沒關係，特首請辭、沙士再來、誰人要生要死都跟她沒關係，她只仗一條電話線繫連她和阿青。人人說科技進步萬歲，也許，電話線只將一段關係苟延數個月。

下一個蟬鳴的日子，麻衣將回想那個冬天，獨坐在陶藝室，定着冰冷的手將泥拉成陶碗的形狀。若泥土和手能對話，陶器就是對話的總和。每一個手與泥的觸碰，都是纏綿的喁喁細語，稍一分神，碗就變得不平穩，東倒西歪去了。待了一個下午，麻衣才發覺室外天空已成紫紅，她將未完成的陶碗放在乾燥架上離去。冬天的晚霞，來得快去得快，麻衣回到家，小苗已造了一桌晚飯。

吃過晚飯，小苗繼續編着灰黑的毛線。如果月老為人牽紅線，毛線就是人造的紅線，縱然她編的總是黑黑沉沉的素色。

小苗回想從前，她總是不能專注。她總愛將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阿青之前有徐斐，徐斐之前有志誠。他們一個一個走過生命和時間，小苗明知他們不會長久，卻無止境將時間花於他們身上。失戀傷心就讀書。最後她以優等成績取得留日一年的獎學金。原來她希望尋回自己，卻平白將精力花費於分隔異地的阿青身上。

編好一條圍巾，灰黑色，像燒焦的黑炭，一看就知道是男生的款式。麻衣驚嘆她的手藝和速度，小苗卻感到有點難堪，相對麻衣的作品，她覺得這種手工藝只是一種重覆，她反而羨慕麻衣的生活態度。她想為自己而活。小苗想着，最後一球毛線已縮短至一條長而彎曲的毛線，圍巾也編完了。

小苗揮刀一剪，餘下的毛線一跌，無力地爬在地上。

長長的毛線曾蜿蜒爬過睡房、客廳、洗手間、浴室、廚房，來到和室。最後毛線串起的，只是小苗和房子。毛線彎彎曲曲穿越房子的毛線，跟彼岸的阿青沒有任何關係。小苗赫然發現，編織是一個危險的舉動，她替阿青花上一星期，編起圍巾，儼如一個儀式，將枷套、頸圈硬套上阿青的脖子。她以為一根線能牽引二人。那是多麼一廂情願。

三個月後，當小苗會將這條圍巾轉送別人時，她已忘記自己曾愛過阿青，並忘記為何編這條圍巾。

麻衣從乾燥櫃取出半乾的陶碗，放在轉盤上打磨修飾。麻衣用刻刀將多餘的切去，將厚薄不均的碗底修飾一個碗腳，成了準確的圓形碗。她將陶碗放到木桌上修飾，將碗腳切成半月形，就將之放回乾燥室，一個圓形的水印遺留在木桌上。

麻衣走出陶藝室，想起蟬鳴的季節，父親教他搓泥。她想起父親的容貌，卻忘記他的聲線。父親兩年前病逝，她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如一星期前發生的事。很多片段留於麻衣心中，她卻記不起父親的聲線。麻衣尋找父親照片，只找到八年前的照片。她曾經想畫，卻無法完整地記得父親的臉，腦海的記憶被稀釋了，餘下的，只有照片中的紀錄。偶然她看着鏡子，便想像父親的臉。

每當她嘗試以圖像記錄和回憶，就感到無力，於是她通過手和泥的交融，接近父親的感覺。

一夜，電話響起。小苗接電話，展現着前所未有的笑容，那是阿青。然而，一邊聽着，小苗的笑容一邊減退，隨之而來是一滴滴的淚。淚水可會蒸發，掉至日本海，游到南中國海，飄到香港？小苗制止不了眼淚，最後聲音都哭沙啞了，餘下嗚咽。

麻衣回到家，看到小苗哭個不停，就想起月老的傳說。傳說月老為人牽紅線。然而，人口增多，月老工作增加，最後才發現穿錯引錯，而且因為人太多，每每穿過人的皮肉。也許月老不懂

現代的手術技巧，為着拆線，將穿連着皮肉的線也拆去，使人傷心不已。如果，愛情不過是陶器，泥與手的對話，那麼，緣份錯過，也不過換個人，繼續未完的陶器，一切多清楚明晰。

不過，一切都是架空的假設。

隔了一個南中國海，一個電話筒，仍能清晰聽到對方的聲音，卻不過將分手的結局苟延九個月。淡然的淚，如雪。一個海到底拆散多少戀人？麻衣看着小苗眼淚白豆般落下，想起父親去世時，自己也哭不成聲。

小苗呆了三天，麻衣以三天替乾透的陶碗上釉，畫上圖案，並放到窯裏燒。忙了三天，麻衣只管呆在窯外等待。陶碗完成，那是陶器畫上白色的紫陽花，上了彩藍的釉。

回到櫻花散落的季節，小苗完成大學，回香港時笑着跟麻衣道別，並將炭黑色的圍巾轉送給她。麻衣回到冷清的宿舍，只餘下她一人。下一個冬天，當東京開始下雪的時候，她將戴着小苗送她的圍巾，把陶器放到窗外，盛滿一碗雪，白飯般盈滿。麻衣興許已忘記圍巾的意義。

看見雪落簷下，麻衣想起家鄉。她家鄉在京都。日語中，京都與東京的發音剛好倒置。麻衣以為走到東京，就會走到跟京都完全相反的世界。誰知三小時的火車旅程，只不過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城市，每個地方都一樣。

她記得奈良公園有很多鹿，只要買來一客鹿飼料，就惹來鹿群爭吃，然而，東京的公園沒有鹿，只有烏鴉。走過櫻花滿開的季節，麻衣回鄉，已是紫陽花盛放的六月，她走到父親下葬的靈園。麻衣脫下圍巾搭在父親的靈上，灰黑的圍巾如花圈。天空響起不安的呼喊，烏鴉在上空盤旋不止，沒想到東京的鴉患已漫延至京都。麻衣點了線香，輕煙飄到天空，成了蒸氣成了雲，在天空的一隅消散。

一則招聘廣告，我變成一個殺人兇手。

「容洛彤，到你了，進來吧！」那女人機械式地說着。在灰暗的走廊裏，只有我在走着、停着，走着、停着。沿途房間內的慘叫聲和工具聲，我聽不到；刺鼻的消毒藥水混合藥物的氣味，我嗅不到；冰山一角的鹽水瓶和滿地的棉花，我看不到，我只聽到自己和「他」的急促心跳聲，我只嗅到身上的汗味，我只看到臉色發白和雙腳顫抖的她從我將要進入的房間裏走出來。天花的電燈一閃一閃的，它閃動的頻率與「他」的心跳相呼應，他們聯手阻止我前進。在半黑不亮的走廊中，我感覺到「他」在匍匐蜷曲着，我彷彿看見「他」殼棘，我伸手抱着「他」，我倆的哭叫聲被那女人再次機械式的叫喊劃破了。

我已走進房間內。

「你叫甚麼名字？」

「容洛彤。」

「你今年幾多歲？」

「二十一歲。」

「有了多少個月？」

「四……四個月。」我垂下頭摸着「他」回答。

「躺在那張床吧！」那女人冷血地吩咐。

我緩緩地走近那張床，「他」在呼叫，「他」既哀求我又斥責我，我用淚痕遮蓋臉兒，我怕「他」認得我。

「現在的女孩子真不知所謂！有了孩子又不要，全都只是享受製造孩子的過程。」那女人在

我身後指責。

我心想：我比她們更不堪，我懷孕只因一次交易，一個協議。

躺在床上，張開了腿，淚珠如泉湧般傾瀉而出，「親愛的孩子，再見了，我的孩子，再見了……」我咬破了唇，在心裏默默地哭叫着。

我恨他，我恨終止交易的孩子的爸爸，我恨那個要我懷孕，又要我打掉孩子的李家三少爺。

「你肚裏的孩子，我不需要了，你立即把『他』打掉，然後永遠在我視線範圍內消失！」一個多月前，三少爺在假日酒店九一四號房叱喝我。

「為甚麼突然終止交易？我已懷了『他』三個月，我聽到『他』的心在跳，感覺到『他』在我體內蠕動，為甚麼要打掉『他』呢？」我一面摸着「他」，一面激動地問。

「前兩天，我故意偷看那老傢伙立的『平安紙』，紙上寫着：

在我百年歸老後，家產將由我內子和三個兒子繼承。百分之四十分給長子，百分之三十分給次子，百分之二十分給幼子，百分之十分給內子。盼各人謹遵此紙之分配內容。那麼我還找你來『借種』幹什麼？我們的遊戲到此為止，你還不明白嗎？」他疾言厲色地大聲道。

我驚恐得倒了下來，房間內只剩下我一人在跪着。他離開時，還回頭輕蔑我說：「我一毛錢也不會給你，免得你靜靜地把『他』生下來，我要確保你打掉『他』。」

手術已經開始了，冰冷的工具在觸碰我，工具的碰撞聲此起彼落，夾雜着一陣陣的嗚嗚聲，我的孩子在悲鳴，「他」的保護膜被弄破，「他」的私人空間被搗亂，「他」的身體被工具鞭打、夾破、侵擊……甚至五馬分屍，中國十大酷刑在我的肚內逐一執行，我再痛得要慘叫，也不敢大叫出來，在房間裏，只有受刑者才有資格哭叫。

「親愛的孩子，請不要怪責我！我也不想打掉你。有了你，源自荒謬的『借種』協議，但有了你，我從此就有親人了。」

「但，但我真的沒有能力撫養你。況且，媽媽也愧見你，你願意知道你的由來嗎？你會接受被天文數字所誘惑的媽媽嗎？」在孩子受刑的時候，我淌淚的心在叫喊。

「你叫容洛彤，是嗎？」在半年前，三少爺在假日酒店九一四號房一面打量我，一面客氣地問。

「是。」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到三少爺。

「你們做甚麼？你們要帶我到哪裡？」慌張的我突然被一群女人掩着口地帶走。

我醒來後，已回到原來的房間裏，三少爺坐在床沿，我立刻摸摸自己的身體，有一個女人向他匯報我仍是清白之軀，我正想嚷着要報警時，他溫柔地說：「我聘請你做我的近身女傭人，行嗎？」我還來不及破口大罵，他已繼續說：「其實，我只為了『借種』而已。只要你點頭答應，你每月可得三萬元，若你能『一索得男』你還可以得一百萬元，你慢慢考慮吧！」

「為何要做近身女傭人？為甚麼選中我？」剛才的怒火已被天文數字所冷卻，我開始感到疑惑地問。

「我要肯定你的腹中塊肉是我『經手』的。」

「我要你二十四小時『服侍』我。」

「你的背景比較簡單，只是一個孤兒，麻煩的事情較少，加上剛才得知你是『乾乾淨淨』的。」

我羞澀得抬不起頭。

「我給你一晚時間去考慮，明天九時前給我答覆。」說完，他就冷漠地離開房間了。

東方吐白，我仍呆坐在沙發上。昨夜的星空一片暗淡，月不再亮，星不再閃，像暗示我沒有前景，沒有明天。自出世那天，我已沒有歡樂的童年，沒有難忘的生日，沒有理想的工作，沒有燦爛的將來。「借種」，行嗎？他口中的天文數字，我這生也賺不到，只是借肚皮給他一用，我也不算是妓女吧！

這不道德的協議就這樣達成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不小心看到李老爺草擬的「平安紙」寫着：最先為李家誕下男丁的兒子可得較大比率的家產，而那男丁定必是李家的骨肉。他欲「借種」一事也因此而來。

「我的孩子，若你知道這一切真相，你會怎樣想媽媽呢？」

我突然再聽不到孩子的哭泣聲，工具的碰撞聲似乎也停了下來。「小姐，你可以下床離開了，我已將你的孩子放入一個小膠瓶裏，你想取回嗎？」

那小膠瓶被一張印有招聘廣告的報紙包着，我一手搶過來，然後走着、停着，走着、停着地離開房間，迎面而來的是下一個殺人兇手。

我不敢拆開報紙來窺探那小膠瓶，而那則招聘廣告卻印刷着熟悉的字：

誠聘女傭人一名，大宅工作，高薪，有意請電六九七八四三二一李先生洽。

令我變成殺人兇手的招聘廣告包着我殺人的證據。

我手拿着「他」，拖著身軀慢慢地離開兇案現場。



上  
學  
路

冰陽

小時候家住國內，那是一個恬靜的小城村，上學的日子都是自個兒騎自行車上路。短短二十分鐘的車程，就讓我穿過了半個城。早上太陽剛剛露面不久，就騎着車子朝着晨光的方向開始新的一天。空氣中總是瀰漫着路邊的野花雜草味兒，也充滿了那淡淡的泥土味兒。要是碰上雨後晴天，清新的露水味也隨着風吹過我的臉和我的車。進入城區，穿過青磚大宅，驚醒瓦上貓兒。在石巷中左拐右轉的快感絕對比得上印第安方程式賽車。很快就會被一股早點的香味引着，一拉緊剎車掣，不偏不倚就停在了小食店的門前。店裏大嬸的聲音每天如是，而店子的味道也是每天不變。小學時代的每段路好像都能嗅出這種味道。

單車的輪子繼續向前走着，然後停了在那一年，成為新移民的那一年。家住深水埗，學校在九龍塘。起初是乘坐地鐵上學的，後來改為步行。還記得第一天上學的早上，跟着爸爸鑽進那地底下的迷宮，擠進那高速的大蛇。早上的車站裏有種怪怪的氣味，一種窒息的不安。所有人不顧一切地湧向車廂，一浪接着浪，都心甘情願地困在一個小籠子裏。也許在車站內買的早點沒有了熟悉的味兒，所以就先入為主的討厭在早上乘地鐵。也不是說在美心或七十一買到的包子不好吃，只是不喜歡那份冰冷。

終於在一次偶然的任性下，讓我找到似曾相識的味道。走過青山道，沿着偉智街會走到石硤尾邨。那兒的面包店很不錯也很便宜，早上很多老人家和學生買早點。籠子冒出的蒸氣味讓我吃起來很暖和。打後一有時間我就走路回校，一方面可以逃出魔籠，另一方面也可以省着車錢好增加一下微薄的零用錢。香港的早上不是每天都有陽光，天也不常常是藍的，但早上的空氣永遠是最清新、最安靜的。一面吃着早點，一面在不同的樓座間走着。不時抬頭看天，天上的景象也從不一樣。直到走過相連的南山邨，學校在眼前，麵包也剛吃完了。

說起來，脫離“早餐派”是在預科時。因為轉到秀茂坪繼續學業，地鐵不能直達更遑論走路，更要在彩虹站轉乘小巴。也許長大了，也許沒法，就不再抗拒地底的擠逼。反倒起初因為早上空着肚子而挺不習慣，幸好有那短短的一程小巴每天為我打打氣。小巴不像地鐵，少了一份壓迫；小巴不像公車，多了一份速度。愛挑車上尾窗的位子坐，因為可以看盡車內車外。我老覺得那小小的車窗就像八厘米膠卷。小巴在路上奔馳，我就在車裏欣賞一部又一部人生紀錄片。這邊還是三五小學生結伴上學，那頭卻見兩老依伴而行；街頭小情侶追逐回校，街尾變了“肥師奶”滿手菜肉。真的很有意思，車內看車外一番景象，車外的人看車內又會否一樣？

不過，能偷偷在車上吃一點東西竟又成為我現在選擇乘坐公車的原因，就這樣等車成了我每天必定要做的事。依然挑上層靠窗的位子坐，風光卻與以前大不同。67X的速度不快，一小時的車程可讓我細味一路景致；車窗也大，每每看到的都是一面廣角鏡。吐露港冒着蒸氣，從遠處看着霧鎖青馬教人淒美。從旺角到屯門；從商業大廈到工廠大廈；從高密度住宅到三層丁屋，隨手都可拈來一幅城市定格，活脫脫的大師級白描。

車內的人魚貫下車，我也趕忙把思海從過去收回。在校門外的公車站前，我目送公車的離去。每次的上學路總是越來越長，雖然風光每次都看多了，但是．．．．．不禁對着67X的站牌問了一句：「你是我的終點站，還是只是我的中途站？」

# 魚的故事

趙欣

白天，踏上街頭，看着一批批的行人來去匆匆，忽然有一種很疲憊的感覺。夜裏，望着窗外霓虹燈閃爍的世界，忽然有一絲惶恐、一陣寂寞在心裏漸漸蔓延開去。生活在都市森林裏的人，想必都有過這樣的感受吧？翻開幾米的這本《微笑的魚》，也許你會驚喜的發現，原來孤獨的不只你一個，這裏有一個傾訴的空間。

《微笑的魚》，延續幾米的一貫風格，由插畫和詩一般的文字，把一個關於魚的故事娓娓道來。精美而帶着淡淡憂傷的圖畫，同樣精美而帶着淡淡憂傷的文字，一點點地喚醒你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裏那已經麻木的心。《微笑的魚》裏，一個孤獨平凡的人，穿梭于都市森林的芸芸眾生之中；內心卻因為一條魚而豐富多彩。他擁有一條雖然不會說話，但會永遠對他微笑的魚。那條魚也是孤獨的，也是平凡的；但是，在他們彼此眼中、心中，卻是不可替代的對方。每個夜晚，他都是一個人；然而他很快樂。他一個人洗衣服、看電視、上網、寫日記；魚在玻璃缸裏默默地朝他微笑，默默地吐着水泡，默默地陪伴着他。每當他看着他的魚，他就覺得，他的魚有着這個世界最美麗的微笑。於是他傍晚回家的時候便有了一份牽掛的喜悅和急切，因為他知道家裏有微笑的魚在等待着他。可是，他逐漸開始患得患失，開始懷疑不說話的魚是否真正快樂，是否有一天會離他而去，回到她真正的家——海洋。他好害怕自己的魚會離開，因為他的內心，已經和微笑的魚緊緊地連在了一起，無法分開。終於，有一天晚上，他在魚的指引下，走出了家門。微笑的魚帶他游走於這個世界每個溫馨的角落；在那些不起眼的、被這個城市遺忘的角落，藏着每一個童話，藏着每個人的心情，藏着每條魚的微笑……魚讓他想起很多童年的往事，也讓他明白，原來自己也是一個養在城市魚缸中的魚。他終於放了魚，讓她回到了海洋中，也讓自己的心靈再次回到了擁有這條魚時的美麗心情。

幾米，雙魚座，一個懂得生活的男人。他的內心，他的世界，是一個有淡淡憂愁卻又五彩斑斕的世界。他就是他世界中的那條微笑的魚，喜歡微笑，執着夢想，對生活充滿希望的那條魚。魚的世界只有魚清楚，《微笑的魚》卻讓我們的心靈變得更清楚：跟隨着微笑的魚，我們感受自己早已忽略的美好事物，我們找到自己早已失落的夢想，我們拾回那些早已遺忘的昔日情懷。

廟街，一條充滿罪惡感又帶幾分神秘色彩的殘舊街道，不長不短，整齊貫穿佐敦至油麻地，與砵蘭街等風月場所相鄰。固定商舖、流動攤檔、食肆、占卜星相、江湖唱戲、娼妓、老人院、教會、榕樹頭公園、天后廟，全都混雜一起又相安無事。街道兩旁的商舖，擾攘喧囂，有麻雀館、大押、老刀莊、茶餐廳、水族館、燒臘店、蛇行、鐳射影音、中西醫館、銅鐵錫鋼工程、芬蘭浴、遊戲機中心、粵曲茶座，可謂大千世界的萬花筒。

隨着生活的行進，風雨的侵蝕，許多樓房仍能風雨飄搖地支撐着，褪色的板樓、斷裂的水管、霉爛的電線杆、生鏽的鐵窗，百孔千瘡，標誌着這些戰前唐樓歷盡歲月的滄桑。白天，這是一條闊長大街，遊人稀少；每到晚上，就堆放着無數的小販攤檔，人頭簇擁，叫價連天，玉石古董、衣物玩具、相命占卜，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應有盡有。街上都掛滿一串串的電燈泡，一排排，一行行，五色斑斕的彩旗交錯如織，頗有嘉年華會的氣氛，平民夜總會之名並非虛傳。名聞遐邇的廟街夜市，在香港堪稱一絕。

廟街夜市舉世聞名，大排檔更是另有特色。它散佈在眾多小生意攤檔的夾縫裡，點綴着整條熱鬧夜街。三幾好友、班後同事，都喜歡相約在這裡歡聚吃飯、喝酒。不論夏天的冰凍啤酒、秋天的進補三蛇、冬天的滾燙火鍋、煲仔飯，或是最平常的青菜炒蜆，總教人回味無窮，因此這裡每晚總是熱鬧沸騰，坐無虛席。大排檔由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伸延過來，許多桌椅就擺出馬路中央，當客人坐下吃喝時，看到身前後路人穿行不絕，如鯽地從身邊擦過；聽到遊人、小販討價還價，嫌貨買貨，不時又有汽車悄無聲息地從空檔處鑽出又溜走，或從身邊嗚嗚響着慢慢擦過，混雜着油爐聲、收音機聲、牛角扇葉聲、吃喝中的講話嬉笑甚至爭吵聲，交織成城市的大排檔的交響樂，使這裡很像聲波熱浪翻滾的舊式片場。幾個伙計大呼小喝在人群裡穿梭滑行，端酒送菜，有個男的在爐邊掌櫥，女的在洗菜抹碟，看去一派熱火朝天、忙裡帶旺的景象，卻處處顯露着熟練就手，井井有條的節奏美感。在這裡，來一個豬手麵，一碟芥蘭菜，呷一口大生力啤，享受大排檔的風情，真箇是「淺嘗小酌不求人，自得其樂賽神仙」。

在城區重建一日千里，都市面貌瞬息萬變的今天，平民夜市和大排檔逐漸萎縮，為了興建新港澳碼頭，上環大笪地逐漸西移收縮，最後空留下一片平民的遺憾和回憶，而廟街的殘舊沒落和面臨改造，亦給人一種怏怏古去的傷感。我每在這蒼老街上流連散步，總感覺到朦朧滄桑中，帶

着一分淒迷的美，處處展現着歲月留塵的烙印。

論快，香港已是世界之冠了，不幾日又有一座新式的摩天大廈拔地轟然而立了。這時候，不必再踩油，何妨一鬆油門，減一減速，時光倒流，欣賞沿途昔日舊香港的萬種風情。

歸程時，朋友的「豐田」歌露娜在彌敦道上飛馳疾走。走到老遠，回頭望那廟街夜市的燦爛燈光，已消失在密集森嚴的高樓大廈的立體交叉裡……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九龍油麻地

## 人生的 荒謬感

盧傑雄老師

存在主義者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生動地描寫出現代人生的荒謬感。他以西西弗(Sisyphus)這神話來比喻人生的荒謬,他這樣寫道:「諸神處罰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石頭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滾下山去,諸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在西西弗身上,我們只能看到這樣一幅圖畫:一個緊張的身體千百次地重覆一個動作:搬動巨石,滾動它並把它推至山頂;我們看到的是一張痛苦扭曲的臉,看到的是緊貼在巨石上的面頰,那落滿泥土、抖動的肩膀,沾滿泥土的雙腳,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堅實的滿是泥土的人的雙手。經過被渺渺空間和永恆的時間限制著的努力之後,目的就達到了。西西弗于是看到巨石在幾秒鐘內又向著下面的世界滾下,而他則必須把這巨石重新推向山頂。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正由於人的處境類似於西西弗,所以我們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感到困惑。但是,我們在哪些方面跟西西弗類似呢?就是我們皆是陌生人(strangers),生活在一個異己的宇宙(alien universe)。我們努力去了解這個世界,希望對它有一個整全的了解,萬事萬物被安放在目的井然的秩序上。但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宇宙並非如此。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認為世界只是物理的事件之集合而已,而人世是物理粒子的組合體。從演化論來說,人也只是物種演化的一個環節。人的高貴性,重要性在此變得沒有了支持。世界只是一個機械式的(mechanical)世界,毋須加入目的來解釋世界中的每一事件。故此,人類如何決定人生要追求甚麼目的,便不能訴諸科學。但另一方面,我們認為理據都要由科學提供。故此,在這問題上,人並不能給予一個客觀的答案。在此人應追求甚麼生活方式便成為嚴重的問題。

美國哲學家泰勒(Richard Taylor)對此提出了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西西弗的命運要作怎樣的改變,才會使他的生活有意義?」泰勒提出兩個可能性:

1) 客觀主義:為一個客觀地有價值的目標而奮鬥,由此我們可以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假若西西弗不只是重重覆覆地搬同一塊石頭上山,而是搬不同的石頭上山,建成一座壯麗的神殿,那麼他的生活便更有意義。

2) 主觀主義:我們可以向自己內心尋找意義,這時無論我們所做是否值得,只要是我們真誠地想做的,那便是有意義。意義是主觀的,是由主觀的意志賦予的。因而,縱使西西弗繼續重重覆覆地搬同一塊石頭上山,並且仍然是徒然的,只要他是真誠地想要這樣做,那麼他的生活還是有意義。

義的。

無論你是客觀主義者，還是主觀主義者，以上的討論也顯示出：當生活沒有了目的，人便會覺得生活是沒意義的。由此，「人生的意義是麼？」這問題，其實大致等同於「人生的目的 (purpose) 是甚麼？」這問題。當我們問及某一行為之目的時，我們可以回答它是為了某目的而做的，這目的給予了該行動以意義。例如：為甚麼人要工作？因為工作可使人實現自己。這樣「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這目的，便給予了工作以意義。若某一行動是給不出目的的，則我們便會說它是無意義的。若以這方式推廣至人類活動的整體——人生，那麼人生的目的便是人生意義的來源。相反，假若人生沒有目的可言，那就不能說人生有意義了。至於，應選擇怎樣的目標？那就要你自己繼續去探索了…。

陳惠英老師

《葉靈鳳卷》的〈一月的野花〉文首說“香港的自然是美麗的，尤其是花木之盛”。開花最盛的時間數有每年的二三月至四五月，至於陽曆一月之花，得特別介紹。所謂“一月的野花”指的是一種矮小的紫羅蘭，在新界及一般山邊上可以見到，還有是野生的單瓣白玫瑰，純白，無香，花朵大，另外一種野花是黃菊花，由秋天開到立春，經得起冷寒。

〈三月的野花〉介紹的花不計杜鵑（許是太常見的緣故），有不同的蘭花，原來港島半山的峭壁，是奇種蘭花出產之地，另外有的是金銀花、炮仗花，還有不能不提的是木棉/英雄樹。

〈四月的花與鳥〉，更是花影處處，鳥語鶯鶯。書中往下便是數說香港野鳥的篇章。香港方物，娓娓道來，令人悠然神往。

香港的花木，的確隨處可見。城中一角花園，常見分層次地遍植不同高度、色彩互補的花木，一般隨季節而改變。這，自然是花王的功勞。

城外，曾見一樹桃花，在陽曆二三月，花開盡，但見一片濃艷的淡粉紅色，所謂濃淡相宜，大概是如此這般吧。每次經過，總會凝神，看那顏色幾時消退。那花樹可以說是整個季節的註腳。葉先生提到的炮仗花，開至最燦爛時，大有壓頂的氣勢。花樹人家似活在一幅畫片中，看着，可以預知夏日的熱辣。

有時候，一樹松針，名字卻不見松影，號曰木麻黃，葉影婆娑，樹幹結實有力。

近日看樹，每留意樹身、橫枝。某日見一列矮樹，無橫枝，如冠濃葉，頂在一畢直樹幹上，生態盎盎。日常所見，多的是恣態橫生的樹，有像鉤勒，有像點豎，是空間裏的筆墨，其中，鳳凰樹幹豐潤清明，最是耐看。

舒巷城的《都市詩鈔》有〈花與樹〉：

那天離開市區  
到了山野時  
我想，對於花與樹的名字  
我知道得很少  
但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欣賞的是  
這叢花、那棵樹的本身  
而不是它們的名字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

《新晚報·踏街行》

## 偉大而平凡的 中國女性 — 懷念王師母夏蔚霞女士

田小琳老師

曾經聽人議論，說中國有句俗話，說的是「大丈夫能伸能屈」，其實中國的婦女才真正是能伸能屈，比起大丈夫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話說得有道理，看我們身旁祖母輩、母親輩的女性，大都經歷過戰亂，遭受過厄運，可其中不少女性和大丈夫一樣，能伸能屈。

我們的王師母也和大丈夫一樣，能伸能屈，能屈能伸。

王師母是偉大的女性。她1935年和王力先生結為夫妻，與王先生一起，共同奮鬥半個世紀。王力先生在他八十歲那年寫下的遺囑裏說，「我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他對子女們說：「人活着是為了什麼？並不是為了穿衣吃飯。穿衣吃飯是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還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為國家、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為人類造福(包括為國家民族文化作出貢獻)當做最大的樂事，最大的幸福。」王先生和王師母正是以這樣崇高的信念奮鬥了一生。

王力先生龍蟲並雕，著作等身，成就為現代中國語言學家的泰斗，為中國語言學的建立和拓展，為中國語言學隊伍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高等教育界，是科研和教學相結合的典範，真正是為國家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而王先生能有這樣的成就，王師母功不可沒。因而王師母是偉大的。

王師母是蘇州人，出身於書香之家，在景海女師畢業後就留校當圖書管理員，有語言天賦，英語基礎很好，還彈得一手好鋼琴。她仰慕王先生的人品才學，對王先生熱衷的語言學也很有興趣。他們的結合，使王先生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有了知音。

婚後不久，正值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王先生和王師母隨同清華大學的南遷開始了戰亂時期的生活。甫在北平上火車往天津，就受到了日本鬼子的盤問和翻查。後經青島、鄭州、武漢，輾轉奔波到了湖南長沙。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南京淪陷後，又遷往昆明，成為「西南聯合大學」。王先生夫婦在抗戰時期，主要在昆明度過。期間，王先生曾回廣西桂林半年，任職廣西大學；又曾去越南河內近一年，去遠東學院進修。王先生在此期間，完成《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兩部在語法史上有深遠影響的專著，奠定了他在中國語言學界的地位。王先生在事業上的輝煌成就，卻是在清苦的生活中取得的。王先生在一篇《領薪水》的小品文中說道：“大約領得薪水的頭十天，生活還可以將就過得去，其餘二十天的苦況，連自己也不知怎樣‘挨’了過去的。”而王師母一直陪伴在側，在戰亂環境裏臨危不懼，臨危不亂，安

排家庭生活，使王先生能安心於教學和研究。她因生活的拮据要給人繡綿旗，織毛衣，幫補家用，安貧樂道，毫無怨言。王先生在回憶這段日子時，有兩句詩說“七省奔波逃獵狃，一燈如豆伴淒涼。”（1980年王先生詩《贈內》）在那種日子裏，顯示了師母的崇高人品，顯示出了師母的偉大。

除了八年抗戰的戰亂，還有“文革”十年的內亂。王師母又一如既往地臨危不懼，臨危不亂，幫助王先生度過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她怕王先生挨打，找出兩瓶白藥讓王先生藏在身上，她說：“若挨了打，就用它來治傷。你要堅強，要挺得住，好人總歸是好人，自己不做虧心事，用不着怕。”王師母制止不了打人，卻想到了白藥，那機智裏透着對王先生的無微不至的體貼關懷。王先生是愛國的知識份子，抗戰時期到處顛沛流離，再困難也難不倒他，他以自己為國家民族文化作貢獻盡着自己的力量。但是文革中無休止地批鬥、懷疑、栽贓卻使他的信心動搖了，知識份子最怕的是屈辱，有一天王先生傷心地對師母說：“我管不了孩子了！”師母從這句話裏聽到了王先生的話外音，她勸王先生要挺住，要堅強，她對王先生說：“你的問題真鑄成了冤案，所有權利都剝奪殆盡，就憑我一個人的工資，我們也要頂着，苦苦地一塊活下去。”當王先生不再享有國家一級教授的榮銜而失去自由時，當燕南園60號被別人“佔據”時，師母不怕苦苦地活下去。這就是榮辱不驚的師母，這就是能伸能屈的師母！

王師母是偉大的女性，王師母又是平凡的女性。

王師母是平凡的女性，她和無數中國的女性一樣，相夫教子，對所有的子女體現着她無私的母愛。王先生去世以後，我和師母通信頻繁，師母在每封信裏敘着家常。我和王力先生的子女緝志、緝惠、緝憲都相熟，和緝思、緝慈也見過面，吃過飯，通過電話。在大學時，我們中文系的女聲小合唱是數學系的緝志拉手風琴伴奏的。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時，緝惠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都在一個樓裏辦公，王先生讓我要辦什麼事，信件都托緝惠帶來。到香港後，我在香港大學兼課，緝惠也在港大地理系，那時常有往來。師母知道我和他們都熟識，所以在信裏常常拉家常。師母對他們兄弟姐妹五人以及他們的孩子，個個都牽腸掛肚。

最令人感動的是她對緝惠的愛。緝惠是師母的愛女，每逢週末都從城裏回北大探望母親，她教子有方，兩個孩子一兒一女都是拔尖的優秀學生。但不幸的是，她於1991年病逝。師母在信中詳告我緝惠仙逝的情境。她說，“緝惠在最後的幾天裏，我去探病，希望她和我一樣做氣功。她說，她不會。但在臨終前的一個星期天，她叫她的女兒一汀蘭，放《少女的祈禱》錄音給她聽，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睜開眼，如睡熟的樣子，不叫疼……，醫生說，這是最好的離去，醫學上叫‘昏睡’。她的遺容和她平時睡着一樣，一點沒有痛苦的样子，我心中稍安，但我畢竟失去了

一個待我最好的女兒，我時刻都在想念中。”字裏行間，充滿着母親對女兒深厚的愛。

王師母在婚前就知道，王先生已有三個子女，她對這三個子女視如親生子女，這是很不容易的事。王先生曾對這三個子女說：“你們要尊敬你們的後母。你們的後母數十年來照顧我的生活無微不至，對你們也當親子女看待。這樣的賢良的後母，世間少有。”

師母不僅對子女關心備至，對我們這些王先生的學生也都關愛有加。王先生在世時，我沒和師母通過信，現在保存的都是王先生的信；王先生逝世後，師母給我寫過很多信，長的有三頁紙，密密麻麻秀麗的字。師母承擔起了王先生愛護學生的責任。信中有對我的鼓勵，看了我的文章，對香港語文政策發表她的看法，希望我在香港好好工作；知道我轉往嶺南大學任教，特表示祝賀，並告訴我北京的嶺南校友會常邀請她參加活動。王先生的書再版，《王力傳》出版，師母都不忘寄給我，或托人帶給我。和師母保持密切聯絡的，何止我一個？在王先生去世後的二十年裏，王師母把王力精神繼續發揚光大。我們受過王先生教導的一群學生，也對師母像對王先生一樣尊敬和熱愛。王師母也走了，但中國傳統的師生關係帶給我們的溫暖，卻永遠留在心中，這是我們所擁有的精神財富。

2003年10月的一天，師母離世前的一周，我和王均先生、程祥徽夫婦同車到北大校醫院住院部去探望師母，長子緝志夫婦伺候在側，不久林燾先生也到了。緝志對我說，北醫三院的醫生說，師母隨時都可能出現危狀。可眼前的師母，雖然瘦削了很多，但談興很高，兩眼炯炯有神。她不忘禮貌地問候林先生和王先生的身體，又對我們說，她快走了，她沒什麼遺憾，孩子們個個都成材了。因為她聽覺失靈，我在紙上寫給她說，等她好了還要到她家吃飯，要她請我們吃烤鴨。但這些話已經騙不了師母了，師母笑笑說，沒有這個可能了。我們都知道，這大概就是見師母的最後一面了。

王師母隨王先生安息在北京萬安公墓了，那墓碑上早在王先生安葬時，就有他們二人恩愛的合影，只是墓碑上原來紅色的“夏蔚霞”三個字，現在也變成了黑色的了。王師母在信中對我說過的，想到天國和王先生、緝惠見面的話成真了。讓人不勝唏噓。

我們會永遠懷念偉大而平凡的王先生，永遠懷念偉大而平凡的王師母。

## 古典愛情

楊婧

從來就是那麼地喜歡古典音樂，欣賞古典藝術，追尋古典文化。對於我來說，一切古典的東西，無論瑕疵還是殘缺，都代表一種無法挑剔的美。古典價值對於現代人已經成了博物館的代名詞，或許對現代人來說，一切東西都變成了結果而不是過程。愛情，也許，也是這種物質加速世界下的犧牲品。我記得有人說過，現代社會是一個高速壓縮的社會，工作壓縮為拼命，愛情壓縮為性。我不知道現代社會的愛情觀是怎樣，可是我知道古典愛情是不再存在於這個時代的。

說起古典愛情，又想起了克拉拉和勃拉姆斯的故事。克拉拉是著名音樂家舒曼的妻子，她本身也是一位鋼琴家。勃拉姆斯是舒曼的學生，當年，在克拉拉34歲的時候，20歲的勃拉姆斯來到了舒曼的家裏，當勃拉姆斯在彈琴時望見了克拉拉，就是這樣一個眼神，導致了勃拉姆斯和克拉拉43年的未了情緣，一個43年都沒有說出口的爱情。這是一段常人無法理解的古典愛情，一切都出於對真愛的珍惜和對愛人的珍愛。在克拉拉的丈夫舒曼去世那段時間，勃拉姆斯一直陪伴在克拉拉身邊，幫她減輕痛苦，與她談及音樂，對於感情，他們誰都沒有說出口。那以後，勃拉姆斯離開了克拉拉，與她天各一方，直到病得不行的勃拉姆斯知道克拉拉病重的消息，拖着身子前往克拉拉住的地方，可是，他卻錯坐了相反方向的火車。在克拉拉去世11個月以後，勃拉姆斯也離開了人世。勃拉姆斯曾經說過“我最美好的旋律都來自克拉拉”。他死時64歲，終生未婚。

勃拉姆斯對於克拉拉的柏拉圖式的愛情是一份單純卻又沉重的愛，一份完全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愛。他一生寫了無數封情書給克拉拉，但一封都沒有寄出。對於一個男人，無法想像他的愛有多麼的深，多麼的真，才能夠克制自己四十多年之久。也許古典式的愛情所重視的是靈魂的碰彈，是精神的寄託，能夠一輩子藏在心中的愛是不會被任何世俗的誘惑所腐蝕的。古典式的愛情是渴望卻又是保留的，是徹底卻又是猶豫的，是激情卻又是冷靜的。它沒有定型的模式，只是守住真愛的心。它不像現代愛情的快感與浮華，它什麼都不求，只求一顆堅定的心。

勃拉姆斯曾在克拉拉的幕前，拿出為克拉拉生日所寫的樂稿《因為它走向人間》、《我轉身看見》、《死亡是多麼冷酷》和《我用人的語言和天使的語言》。我不知道當時的勃拉姆斯是什麼表情，帶着失望的痛悔，還是深情的悲傷眼神。也許，命運就是這樣捉弄人，讓這段幾十年的愛情陪葬在克拉拉的幕前。他們的故事讓我們知道，愛情沒有保鮮期，只有短暫和永恆。

# 新詩

戲 (齊兒)	39
籠中魚 (齊兒)	40
文化之旅 (綠頁)	42
眼藥水·你還總是怕嗎? (衍歌)	44
等待 (李歐谷)	46
松木嫩芽變調的雨季 (相語) (袁兆輝)	48
麵包和蕃茄 (小雙)	50
島居 (藏密林教授)	51

## 戲

舞台上，  
架起了木製的門框，  
掛着絲綢緞布，  
上頭繡滿了花與鳳凰，  
地上鋪設紅色的地毯。

台邊的陣陣弦聲，  
帶出了男女主角。  
燈光投射在他們的臉上，  
白色的粉面上  
塗上了紅紅的妝畫，  
充滿着生氣，  
如晨曦時的朝露  
落在初綻的花上。

隨著陣陣鼓聲和笛鳴，  
演員不斷的唱着、走着、跳着，  
厚厚的木板上，  
發出蹣跚的腳步聲。

他們從木門穿梭，  
在適當的時候出場，  
手，輕輕一揚  
送走了白色長長的衣袖，  
又再把它拉回。  
他的戲演完了，便走下  
換另一個上場。

他們賣力的演出，唸着  
劇本上那一行行的對白，  
三兩句，  
卻道盡了人間情愛。

圓圓的玻璃瓶子裡，  
一扇粉紅的貝殼，靜靜的  
倚着綠中微黃的水草。  
條條針葉，  
於水中飄浮。  
一顆田螺，背着它那重重的殼  
在瓶裡爬行，  
清道夫般進行清潔工作。

三尾小小的魚，  
慢游，加速，躍起，  
一個完美的動作，  
在水中進行。

小小的魚兒，  
身上長了白色的小點，  
在燈光下，  
為微紅的鱗片  
加上閃亮的圖案。

一抹粉紅色的身影，  
慢游，加速，躍起，  
一個完整的動作，  
在水中進行。

無數的白色小點，  
像是宣告着  
生命的燭光在  
燃燒中消逝。

慢游，加速，躍起，  
身子微微向左傾的魚，  
希望下一次，可以  
跳上水面，  
跳出這小小的玻璃瓶。

清晨  
收拾行囊  
只有一張八達通及一張五十蚊紙幣  
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

早上  
蛇 在沉睡  
花了十元租借了導賞機  
哈…唔  
小時侯常在ETV裡聽到的男音告訴我  
法國名畫裡  
有一隻日本的托盤  
馬奈、莫奈  
莫奈、馬奈  
嘩、嘩、嘩  
填完問卷  
得到一個水墨畫杯墊

中午  
同學說 我先走了  
拜拜  
走上三樓  
看着人們興奮地跟膺品合照  
在一片又黃又黑又吵又閃的氣壓中  
竟發現  
一絲金髮

下午

再看看二樓的黃永玉

一樓的文物

留言冊上有人說：場內很臭

我 停不了自己的手

黃昏

肚子很不得體地叫喊着

於是

花了二十三個半吃了一碗

腿蛋出前一丁

然後在文化中心

拿了很多單張

回家給妹妹

畫下一筆一筆

花上一筆又一筆

晚上

家中循例給我上

次文化堂

沒有學分、強迫性選修

今晚，我又贏了

看着老父嘍的一聲關上房門

我在心中禱告

對不起，我的祖母

展翅的鷺給人倒吊

桌上放着一支白色牡丹花

印象 模糊了

眼藥水，  
滲透  
還是  
阻礙？

布歐

委屈的一個眼神  
無心的一個背影  
認識中添上了一份阻礙

阻礙慢慢溢出神秘  
不知你的所有  
沒有溝通的暗渠

那夜  
鐘擺搖了一個晚上  
冰冷的窗映出一雙眼睛裏  
有黑潭流出一絲絲的紅  
我渴望那紅流到我的眼裏  
發條抹去了厚厚的誤會

一次的交流  
首次在你心中的邊緣處環繞  
寫出一篇篇  
文字在你我的心中流淌  
然而  
疲累的兩隻眼眸  
看出了你我間的好

但

文字是橋又是牆

而

我卻發現電影之門

進入了中心地帶

卻感到是一片空白

黃色、藍色、黑色

全是瞳孔裏的幻像

我墮進了懸崖黑暗處

我嘗試找尋你的心窗

你卻問

窗，是否全都關上？

那是一道空隔了的透明

漸漸

我在黑暗找尋晴朗的草原

你在等待一支眼藥水

九塞溝與歐洲

相距了數千個光年

風雨中的二月

偶然敲出了一段裂縫

內裏滲出了淚水

濕透了我的

只有待你淚流乾

一絲絲的金曲

我隱約嗅出一份沉殿已久的哀傷芬芳

春天暖烘烘的笑容

將會取代冰冷的藥水

化出鮮美的香澤

是喜劇 還是悲劇  
荒誕還是事實反映  
要等 還是選擇離開  
不如先將手錶按停  
在飽歷風霜的十字架上  
夢一般的車站牌子下  
人與人排成單純的直線  
(別讓那愣小子 乘亂佔到最前)  
等候 從來都是先到先得  
後來居上 不相信嗎？

是悲劇 或者喜劇  
事實或者展示荒誕  
離去 或者決定留低  
不如先別看書  
在車三進五之前  
Open your dogs 之後  
手牽手攔著誤點的公車  
(喊停車！不 快躲開)  
白髮 母親說過越拔會越長  
後天免疫 沒有希望嗎？

是默劇 或者實驗  
幻覺或者表演存在  
多聲部 或者保持啞然  
不如先張開雨布  
在這是甚麼意思？與  
這沒甚麼意思！之間  
一句接一句輪迴的糾纏  
(沒甚麼意思是甚麼意思？)

沒甚麼意思就是沒甚麼意思！)  
語言 司機戈多邊駕駛邊思考  
後顧頻頻  
倒後鏡也無能為力嗎？

是灰色 還是黑色  
十年還是十五分鐘  
想哭 還是要開玩笑  
歡樂 還是哀歌  
車站 還是地獄  
結果 其實都一樣  
人活着  
活着就是等待

後記：Guduo音譯戈多，出於薩繆爾·貝克特〈等待戈多〉劇作。

松木散落  
變調的  
雨季 組詩

袁兆昌

一 泥樣的風景泥樣的風

給W

沿途的草木那一系列拔除了的樹幹  
黃沙僻遠的意義我們驚嘆  
泥土的話語啄問滾動的车輪顫動的把手  
重塑那隱喻的本義熟習樹幹的內容

泥樣的雲：「春天會下雨嗎？」  
不合理的探問我們經常迷茫  
一刻鐘的車程預備的時間  
重新發現一個地方那藍色的天空

伸手握住椅背的把手  
車拐了彎我們看見一道天橋  
「跨過去就是我工作的洞穴」

風颳起沙子推向我們的身體  
我們閉上眼睛擦擦眼睛然後  
張開泥樣的風景 泥樣的風

二 我們閱讀狹窄的路面風景的水漬

給L

我們沒入黑夜的論述  
時間在樹葉上飄起雨水的苦味  
路邊開了一束水花  
一下子凋謝在我們身上

鐵欄杆鎖上我們的舊單車  
指向傘外的世界那是我們的  
「那是我們的都生鏽了」  
它從皮座椅的孔洞中發出腹語

我們閱讀狹窄的路面風景的水漬  
眼底有淺藍色的眉毛淡黃色的手臂  
聲音在我們的身邊轉動着

那些乾燥的日子：  
「好嗎 最近你的家」  
水點在我們的臉上

### 三 我們的手在額上睡覺

給L

松木散落變調的雨季  
樹皮附在水漬的苔紋  
嘴唇貼上修路指示燈的急促  
逼近骨骼逼近摒棄  
「你聽見嗎水點的聲音」

散失的語調我們在說  
轉衍辭意的路面我們在聽  
「這些日子我們還好」  
沙粒擠在鞋面沙沙的笑

探步跨向暗綠色的燈  
車輪的根抓住一堆松木樹皮  
水漬種出各種聲音

樹葉的雨聲知道蚊子的秘密  
我們的手在額上睡覺

# 麵包 和 蕃茄

小姬

對麵包和蕃茄的  
嫌惡，自小學到中學  
一直吃著  
在每個陽光普照的早晨

她小心翼翼的，把麵包皮  
切好，和蕃茄整齊排列  
在沒半點氣息的白麵包上  
像我的臉

我厭惡、反抗  
最後還是吞下  
日覆日、年覆年  
在每個陽光燦爛的早上

到後來，蒼白的臉上  
染上嫣紅，當不再抗拒  
我方才發現，麵包和蕃茄  
如常的  
整整齊齊被放在一起  
變了的  
只是那雙佈滿皺紋  
傷痕和辛酸的手

在每個陽光普照的早晨  
我依然以往  
享受着  
溫暖有營養的麵包和蕃茄

黃國彬教授

你是一個小島，霧氣氤氳，  
以為自己完整：地上有泥土，  
有植被，有房屋，有吃草的羊群。  
可是，在你潛意識的深處，  
你隱隱覺得，你的結構已經  
不復往日，雖然附近的山谷，  
仍有流泉，有黃昏溫柔的雲影  
輕舒，也有海浪送來鷗聲。  
只是，猿肅涼淨，秋來日暝，  
你舉目遠望，發覺海波漸冷；  
水平線橫在四合的暮色中。  
於是，你把目光伸入迷濛，  
發覺在同一方位，島去水空；  
於是想起昔日曾彼此交換  
晨曦，雨霽時看相同的彩虹，  
黃昏時，看歸航的同一艘漁船。



憶秦娥

雲飛

星殞落，鳴蟲翠鳥聲嘶樂。  
聲嘶樂，翳翳無風，梧桐清寞。  
群峰如劍迷離狀，孤雲只嘆良緣薄。  
良緣薄，芳香按葉，早飄秦閣。

聞  
趙紫陽先生  
晚境  
淒涼有感

阿古

何日有客共舉杯，  
漫漫寒霜幾度回？  
萬里蒼茫唯一身，  
胡同深處伴落梅。

# 韓德志古詩專輯

## 七絕二首

韓德志老師

### 詠城門河畔白鷺

甲申年九月二十二日晨於沙田城門河畔見一白鷺迎風而立，覺人近而驚起，撲翅一躍，其美姿難以盡描，遂成一絕以詠之。

頸細腳長河畔佇，  
喙青羽白玉臨風。  
鷺鴻振翅翩然舞，[註]  
妙曼無窮一躍中。

註：鷺鴻：鷺飛的鴻雁，藉以形容受驚而飛躍起來的白鷺。曹植《洛神賦》：「餘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鷺鴻，婉若遊龍。」翩然：飄忽搖曳的美姿。

### 白鷺捕魚

星甲申年十月初七日晨經沙田城門河畔巧逢白鷺貼水面而飛，捕捉魚兒，其動作之迅捷靈巧，其姿態之曼妙輕盈，實堪讚歎，因詠一絕。

展翼徐徐掠水翹〔1〕，  
眸明嘴巧覓魚蹤。  
倏然俯啄疾如電，  
閃閃鰓鱗〔2〕啣口中。

[註1]:翹：義為飛。

[註2]:鱗：俗稱白條兒；鱗，也寫作鱗。

# 韓德志古詩專輯

## 五絕三首

韓德志老師

### 香江感懷

寄居香江，快活而時光易過，況此地全不似北方，四季甚不分明，季節偷換而懵然不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驚覺回首，二十載已逝去矣！

夢裏繁華地，  
笙歌夜不歸。  
四時無足跡，  
驚覺鬢已衰[註]。

註：為(鬢毛)減少、疏落之義。

### 秋思二首

星移斗轉，季節偷換，時日似江水東逝，一去不回，每遇朗月晴夜，則不忍睡去，雖未若古人秉燭夜遊，神思卻往遊天庭，逐星月而樂。是夜復有蟲聲唧唧，如音樂之奏鳴，更不思寢而至鳥鳴天光矣。

#### (一)

夜半涼如水，  
蛩[註]鳴奏四方。  
月白人不寐，  
神往探天鄉。

註：蟋蟀也。

#### (二)

鳥啼天將曉，  
霜露木葉黃。  
遠山青黛景，  
忽染赤霞光。



# 如何訪問你？

——專訪也斯

細豪

記得《也斯的香港》收錄過一篇關於葉輝的文章，也斯形容大家「其實也是在種種限制下長大」。但有局限同時亦代表有反抗，有反抗就有生機，有一些人會敢於超越和創新，期待社會能夠改變。

也斯無疑是當中的一位。

也斯雖然身處一個狹窄的世界，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卻沒有見到規律和局限。他利用文字建構一個獨特的世界，聯繫其他藝術媒介，形成一個被人探索的世界。

那麼，我們以文字出發，了解這一個屬於也斯的世界。

## 香港文壇

讓我們由文壇開始。

也斯出生於七十年代的文壇。當時本土意識提升，加上引入西方文學思想，本地文壇百花齊放。經過三十年後，學術界雖然肯定「香港文學」的概念，但香港文壇卻變得單調。

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年輕作家發表作品的渠道很少，就算是前輩也不易在香港出書，我最初的三、四本書都是由台灣出版的。雖然作品發表困難，但當時的寫作人卻十分團結，而且和其他藝術媒介來往較密切，如現代舞、小說、詩、文都剛開始，大家亦會留意電影（新浪潮）、電視彼此的發展，亦會互相了解，連跳舞的也會看文學。反觀現在年輕作家較易被承認，亦很容易出版書籍和得到資助，可是卻缺少和其他藝術媒介來往，如演戲劇的也不一定看文學，做話劇的也不一定看小說，自己專業了，自成一角。

現在我較喜歡董啟章、王貽興和謝曉紅，他們比較多元化，但又不是特別多接觸其他媒體，真正開關文學和其他媒介溝通和合作的並非他們，而是得力於前人。所以我十分欣賞劉以鬯先生，他從上海來港，以賣文為生，能一天寫一萬三千字維生，然後再去寫一些實驗性的創作，掙扎出一條職業作家的路。這麼說並非偏重老作家，只是想點出他們的時代，非常艱苦和困難，掙扎亦較多。反觀現在不用掙扎，社會容許你自由創作，比以前舒服得多。自己就處於兩個時代的中

間，所以就希望表揚他們，強調從歷史上看文學，有很多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容易的，是經前人努力的開墾。

## 寫作

一個好作家的寫作風格是會隨時代而改變的，也斯也不例外。

也斯在七十年代開始寫作生涯，涉獵的範圍廣泛，新詩、散文小說也屢見佳作，吸收西方的現代主義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近年，他更用文字來探討後殖民的香港。

好的作家，改變風格的最大因素應該出於自己；而較差的作家，則因潮流或讀者的口味去改變。若果因為時代而作出改變，則是一件被逼又可悲的事，如在政治環境下寫一些歌頌式的作品，那就很可悲了！一個作家應該不滿停留於某一階段，只停留在某一個層次這藝術家並非好事。有時候，作家改變風格，新風格不易被接受，但他的眼光卻應該長遠一點。這也是一個試探的過程，作品風格轉變出於自然，人生會經過不同的階段和轉變，因而產生不同的感受，不同類型的作品表達的訊息也不同。

以我為例，最初寫小說時，因為之前在報社、雜誌社工作過，見過社會眾生相，光怪陸離的現象，就比較喜歡創作些抒情、營造氣氛、人物較深刻的小說。在七十年代，這是一種傳統。當時香港開始現代化，那種矛盾或過往的價值觀念在轉變，整個城市也在轉變，當時我是想找一個崗位。到自己讀書後回港，很多事物又不同了，自己的思想也變得複雜，那時我便寫一些有關外國、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的作品。現在我就想寫後殖民的香港，希望摸索出當中複雜和深層的意義。我不會單就政治批評出發，所以仍是寫人的感情為主，例如愛情。其實這些都是寫小說的基本元素，小說不是政治口號，人的生活並非喊一句政治口號，實際上如何戀愛，對父母、兄弟、朋友的感情如何發展，自己就想從不同方向探索這些問題。

## 溝通

或者是喜愛寫作的緣故，也斯非常重視溝通。所以他認為文學和藝術並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東西，普通人也可以透過討論來了解別人，從而了解社會。

香港就是缺乏溝通。藝術家說做藝術的不用別人明白，作為藝術家可以用來自勵，其實是有點晦氣的，因為發表作品是希望溝通，別人明白。如站在一個評論家和關心藝術的人的立場來看

，就希望多溝通，譬如如何教育大眾，提高讀者水平，建立觀眾，即使現在政府在西九龍，興建藝術館，但如果不教育大眾去欣賞，也是徒然的。

要達到溝通，我會利用文字。我十分喜歡教寫作課，在課堂上，透過欣賞文字，大家可以分享彼此的思想，自己亦可運用知識去幫助同學。文字可以助人了解自己，與別人作較深入溝通；寫作就是叫人反省自己，了解他人。文字的創作和人的關係密切，我幫助同學發展心中的概念，將它們化為文字，從而表達自己，自我成長。

此外，我今年亦會在嶺南作出一些新嘗試，例如在中文系開辦比較文學課，介紹中西的一些文藝理論和知識，協助同學溝通中西文學和藝術，擴闊同學的視野。而同學就能藉此對中國和西方有更深入的了解，對同學日後的發展也有幫助。

## 也斯·符號

為也斯寫專訪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或者，也斯永遠只是一個符號。

也斯所重視的不是姓名背後的東西，而是姓名之下的東西。

「本身很喜歡『也』字和『斯』字，於是將兩個字合用，沒有意思，正如寫作一樣，不想用概定意思。」

「由自己去賦予筆名的意義，而非筆名賦予自己的意義。」

原來，最有效了解也斯，就是他的作品，他的創作。

## 一次有目的地的旅行

歪人

從報紙上讀到王璞老師的離職自述，蒙太奇式歸去來辭為十三年的嶺南教書生涯作結，言有盡，意無窮。對於不少報導稱王璞老師為「候鳥作家」，曾打趣說來香港尋根的她相信感受頗深。《阿飛正傳》般的夢魘，飄泊的母題。記得《知更鳥》的代序說王璞老師小說內的人物「沉迷於尋尋覓覓、兜兜轉轉的過程，始終達不到目的，或者忘了目的，或者不知道真正的目的」，相比起那種迷亂與困惑，她毅然辭去教席的決定無疑比她筆下的人物更具勇氣。藝術生於孤寂，死於浮華。當我們意識到抽屜給日常瑣碎事物塞得滿滿的，再翻不了也容不下的時候，難道不需要讓自己好好整理整理，以騰出空間來裝載更重要的東西嗎？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東西叫做寫作。

### 教學與寫作

教了十三年書，都夠了。其實自己一直也想全心全意寫作，只是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在香港，單靠寫作養家是不可能的。這些年來，沒有時間思考，寫出來的東西，都不太滿意。相比起《舒特拉的名單》那些描繪德國二戰的世界級小說、電影，現在國內關於文革的作品仍沒有趕得上的，沒有那麼深刻，沒有從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態意義這種角度去書寫文革。所以，作為文革經歷者，自己想努力寫一些比較好的作品。好的作品所需要的是一種好的寫作心態，一種自由的寫作心態，不受任何團體、政治因素，及其它因素干擾。自由的心態非常重要。只要你有工作，就不是最合適。只要你有工作，就會發現不管你做任何工作，只要是幫人打工，就不是自由身。在嶺南大學的教書生涯裡，最高興的是看到學生有所成績，看到學生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後文章寫得確實好起來，那是最開心的；而最不開心的是看到學生上自己的課覺得在浪費時間，自己本身也討厭浪費時間，所以上課盡量不說廢話，把課背得緊驟一點，讓他們學到哪怕是一點點新的東西也好。我相信大部份學生還是想學一點東西的，學生想學，老師有責任花大量精力去教他們，所以我不想教了。因為如果我要教的話，我一定要花很多的精力在上面，不然會覺得內疚，今後我就反過來了，把之前專注在教書上的大部份時間和精力轉投在寫作上。因為我做每件事都認真，我知道，如果不這樣就一定不能做好。

### 閱讀與寫作

王璞老師的講課的確是非常簡練。她也曾經說過自己想變成一本書，想把自己的精華都集結在一本書裡，薄薄的，沒有多餘的篇章，也沒有一句廢話，讓誰讀了都不覺得浪費時間。這種對時間的敏感、對書本的鍾愛，無巧無不巧地與老師所喜歡的作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相近。記得博爾赫斯談詩論藝時表示，自己在寫作的時候是不會考慮到讀者，也不會考慮到他自己的，因為讀者，甚至他自己也不過是個想像的角色而已。他只是想盡力傳達自己的心聲，盡量不要搞砸吧。王璞老師對寫作亦有一套自己看法。

真正寫作時，題材並不重要，在生活當中，只要有感覺的都會寫。文革會寫，嶺南大學的教書生涯會寫，各方面的都會寫。一般來說不會寫政論。我只想寫虛構的小說，寫小說是沒有甚麼特別限制的。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強調自由，而是文學本來就應是這樣的。一篇小說，它的主題，題材，結構該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難將它們清晰地分開。要是一定要說，自己想表現的是人類的深層狀況，就是在整個人類而言，不只是想寫文革而已。好像余華的《活着》裡那個家庭生活，在文革年代，你能夠說它是文革的題材，還是解放的題材嗎？都不能，你只能說它是人類深層的狀態。因為從三十年代寫到文革，寫到現在，絕對不只是文革題材，所以，不能夠這麼清楚區分。譬如，我寫大學生涯，你能說這是教育題材嗎？那只是將人的荒誕處境借用故事來表達，故事只是幌子，只是工具，最重要是藉故事表達對人類荒誕的生存狀態的關心。現在有些文學課，就像中學的一樣，有太多框框。

我對學生的寫作建議是多讀多看。現在學生讀書的風氣很差，很多人說學生該負責，但我認為家長和中小學教師更應該負責。因為讀書的習慣，在小時候較易培養出來，大了就難一點。現在如果同一個故事有電視和書兩個版本，多數人都會選擇看電視。但是，如果領會了看書的好處的話，像我就肯定會看書，有時看了書，還想看看電影或是電視，看後就會覺得不如原著，好像《邊城》那樣，由小說改篇為電影，三次都拍不出原著的味道。要是從小就領略到文學的魅力，便不會浸淫在新的媒體當中，至少，他們會拿些時間去看書。就像我兒子，我在他還未來得及被電視引誘之前，已讓他被書引誘了。所以，我建議家長，趁著孩子三四歲時就應趕快讓他喜歡看書，培養出興趣來，然後，到了他們長大了，縱然喜歡看電視，也不會丟下書本。看書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愛好就好了。

對於那些還沒有建立好讀書習慣的學生，我現在的方法是給他們看些好看易懂的書。我很反對一些中學或大學老師常常給學生讀一些難懂的書，那些作品是他們自己也未必會讀的甚至沒讀懂的，學生當然一讀就怕，又怎能提起興趣去讀呢？我送給學生的最後禮物就是每人一份書單，是自己認為很好看的書，也讓他們看看。譬如，我從小就看的《一千零一夜》，到現在還看。那些書就是很容易看嘛。日本電視節目主持人黑柳徹子所寫的《窗邊的小豆豆》也很好讀，這本書在日本銷量很高，在當地家傳戶曉，是講述一個嚮往自由的小姑娘的成長故事，跟香港的青少年問題有點相似，大家看看也會跟小姑娘有同感。不論是小孩、少年，還是家長，誰看了都喜歡，也能夠從中學到怎樣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它好讀。本來就沒有閱讀習慣的人，如果一開始就要

他們看博爾赫斯，那只會把他們嚇走。雖然，那也是一些經典，但是初學者最好不要看。我要同學先看毛姆的小說，那都是很引人入勝的故事，你看了就想追看下去，甚至一口氣就把小說看完。這種小說易看、有趣，也不能說它淺，因為它的啟發性很大。還有，世界一流管理大師杜拉克寫的《旁觀者》也是非常好讀的，很好看的散文。他不只是散文寫得很好看，故事性也很強，當中更包含他自己的經歷。總的來說，自己選容易看的書給同學看就是要令他們投入。

作為一個老師，我會鼓勵同學多看各方面的文學，不要專門看某一位作家的作品。譬如說有人喜歡村上春樹，就只看他，那也不好。要寫好的作品，就要甚麼書都看，包括八卦週刊、都有價值，有可取的地方。正如我很喜歡博爾赫斯，喜歡他很多的作品，但也不是全部，他的政治觀念，我就很反對，他認為文學只是遊戲，我非常反對。文學是應該關懷社會，關懷人生的。所以我只是喜歡他某些方面，如他的表達手法。我喜歡史提芬京，但也是某一個方面，如編故事的才藝。他透過恐怖的故事表達自己生活的感受，把他的世界表現出來，我就是喜歡他這點。我覺得每個作家都有值得欣賞之處，有些作品跟自己較為投緣，同時，他們也有跟自己合不來的地方。就像看書，看電影，聽歌，有人喜歡某些作品，有人不喜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好。

## 身份與寫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好。王璞老師年輕的時候很愛旅行。卡謬說過旅行可以帶領我們返回自我。對於自我的找尋，從王璞老師對於搬家的情結又能否看出些甚麼端倪呢？或許，所謂的自我其實是一種身份認同，人們常說漂泊、流亡、身份、遺忘是移民作家的作品母題。在香港的舞台上上演的不也正常有以上那些母題的變奏嗎？在香港被稱為南來作家，在大陸被標為香港作家的處境，在王璞老師看來只不過是一個狹隘的地域思想。文學世界裡，總有些東西是超越地域局限，而比它更重要的，就是文學的共性。

這次選擇到內地去繼續寫作是因為在內地長大，對內地的生活比較習慣，溝通比較方便，我的廣東話說得不好，說一些複雜的事情就不行。其實在世界各地寫作都和靈感沒多大關係，環境就是只要安靜，全世界都可以。最理想的環境是紐西蘭、美國的鄉村，但是權衡生活習慣甚麼的，還是選擇內地，因為在內地也可以找到很安靜的地方。相對而言，香港就比較吵鬧。

我在大陸投稿時，特別要求不要再被標示為香港作家。不是說只是不想被稱為香港作家，就是被標示為大陸作家我也反對。因為你不能這樣就給一個作家定位。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先看他的作品。不論翻譯小說，中國小說，不管哪裡的作品，只要好看就行。像《舒特拉的名單》這是部外國電影，比起國內拍得差的電影，更能得到人們的認同吧！看《舒特拉的名單》，也可喚起相

似的情感，只要做經歷過文革，就一定會想到文革時期發生的事。我覺得人類都有一個共性，是人性，這是不分國籍、年齡、宗教的。所以我認為這樣反而能造成一種融和。其實，各地的作家，都有其優點，這樣去歸類就不太好。內地，香港，台灣都有很優秀的作家，而且，各有各的優秀，有的是共同之處。

### 徐訐·項美麗·王璞

無論是研究徐訐，一個孤獨的講故事人；還是為項美麗作傳，寫的都是一個永遠要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的女人。王璞老師的作品中，總像是滲透著不同性格部份的她。隨著心態改變，或許，王璞老師已經走出了陪著《一次沒有目的地的旅行》的主角們在城市中兜兜轉轉的迷霧，伴著項美麗的節奏，那種特立獨行、我行我素的態度，她說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幸福，每個人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道德原則，展開一段有目的地的旅行。儘管旅行的過程中可能還有很多的不確定，可是，只要目的地明確的話，其他的東西，又算得了甚麼呢？

## 作者簡介

黃國彬教授，嶺南大學翻譯系教授。

陳惠英老師，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盧傑雄老師，嶺南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田小琳老師，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主任及高級語文導師。

韓德志老師，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高級語文導師。

雪草，鄙人無才，僅以拙作聊發對時人迷茫不知所往之慨嘆和疑問。文筆拙劣，多多包涵。

草子，嶺大中文系三年級，作品曾見於《文學世紀》。

古鈴，嶺南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

青兒，嶺南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

李倩瑩，你我《緣份》可《獨坐夕陽下》，原來為了這篇《借種》。

陳志達，中文系二年級，愛交遊，喜作無益之思。

范旂，筆名「紅旗」、「登堂子羽」，酷愛文字考源，咬文嚼字，尤愛資料蒐集、分類、整理，擅長散文、古典詩詞創作。

趙欣，嶺南大學交流生，來自廣州中山大學。

冰陽，嶺南大學學生。

楊婧，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

李歡容，嶺南大學哲學系二年級生。

袁兆昌，嶺南大學中文系兼讀生，現職編輯，曾獲青年文學獎及中文文學創作獎。

布歐，嶺南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

小姬，嶺南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

綠宜，煮字人，偶爾製造垃圾，但享受過程。

雲飛，中文系二年級生，鍾情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以詩詞為主，情感真摯，風格婉約。

阿古，嶺南大學歷史系二年級生。

細豪，嶺南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

歪人，嶺南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